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贾平凹 等著

危险的十八岁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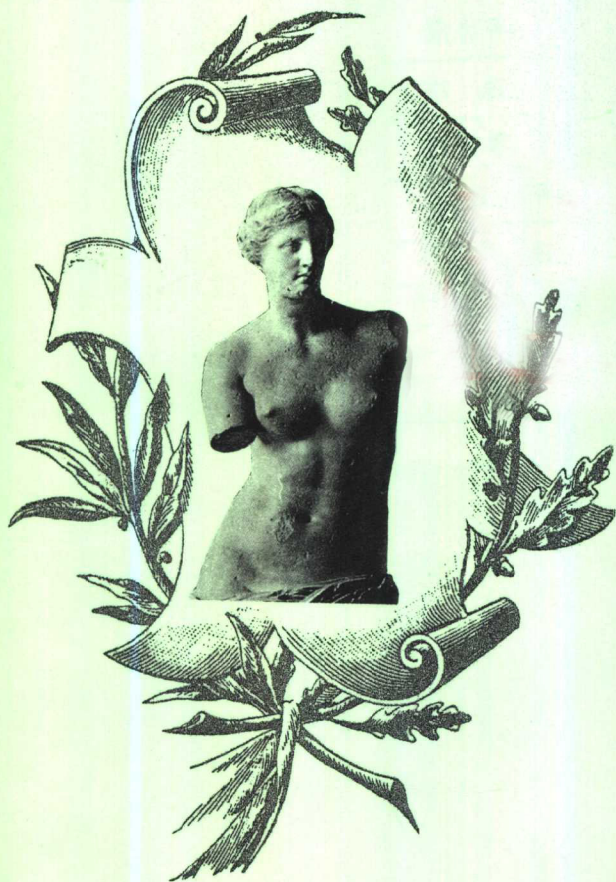
国出版社

争鸣

I247.57
198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争鸣书系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情爱伦理
作品争鸣书系编辑委员会 编



危险的十八岁

贾平凹等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危险的十八岁

贾平凹 等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100037)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55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数:18001—23000

*

ISBN 7-5072-0818-4/I·114

定价:16.80 元

性爱这是一个永远古老
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

——劳伦斯

健康正常的爱情，需要
依赖两种感情的结合——我们
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两
心相悦的挚爱的情，另一方
面是肉感的性的欲。

——弗洛伊德

床上无英雄。

——拿破伦

前 言

情爱是一种奇妙的情感，伦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它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

近年来，有关情爱伦理的作品一批又一批涌现出来，就像一丛丛奇花异草，颇为社会各界注目。这些作品较以往的作品，尤其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作品，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那时的作品大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而今日的情爱伦理作品，性与爱则往往胶着紧密，并且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的放射态势，因而对各个层面的读者皆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纵览这些“奇花异草”，许多作家在作品之中追求的是灵与肉、情与欲、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并力求给人以高层次美感。但怎样描写才恰当适度，却又难有刻板的标准。因为情爱本身的形态具有非常的个性色彩，作家及评论家的审美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使在同一个前提下，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对于同一篇文学作品，不同的阅读接受者也会由于其各自不同的道德意识、审美感受、善恶观和价值观，作出见仁见智的评论，进行合情合理的争鸣。于是，情爱伦理的当代文坛便又格外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引起争鸣的作品，大都以题材独特者居多，主人公身份亦形形色色，有市井百姓，有乡野村民，有文化界人士，有以权谋色者，有以色谋权者，有用钱买“爱”者，有用“爱”骗钱者，有地痞恶棍败类，也有跳离了娼门而在五六十年代仍不得安生的弱女子，此外还有

土匪囚徒者流。同性恋现象在当代文学领域之中以往一直是题材的禁区,现在也有人正视了,并多侧面地展开了艺术探索。个体“大款”、商界巨贾也在作品中亮相现身。一个个情节曲折的故事,一出出离奇的人间活剧,一个个灵与肉的搏斗,一场场性与爱的共舞,真是令人感慨倍生。

争鸣的内容因作品而异。比较突出的表现在,有些作品着重地突出了人物对异性的敏感和难以自制的欲求,传统伦理观念淡薄,这样的描写是否失当?会不会冲淡作品的思想意蕴(如《不谈爱情》、《凸凹》、《城市情人》等)?此其一。第二,不少作品将生理现象描写得比较细腻,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得过于淋漓尽致,此类描写即使符合人物性格、心态,是否仍会对读者造成一种不适当的官能刺激而有损于作品的艺术美感(如《石门夜话》、《村人》、《血劲》、《岗上的世纪》等)?其三,有些作品确实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其情爱内容与性描写突出,留给人的印象,后者可能超过前者,会不会有损于社会内涵的展示(如《红鞋》、《合欢》、《流泉》等)?法制题材作品中的情爱内容与性描写,在分寸的把握与情调方面也屡屡引起争议(如《危险的十八岁》、《美神之囚》等)。至于近年来出现的且数量相当多的描写婚外恋的作品(如《白涡》、《时钟在摆动》、《雪夜》等),人们的见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一些以同性恋现象为题材的小说与纪实文学,作者虽然探讨了其社会根由,或从情理方面提出了看法,写作态度也十分严肃,但社会的反响却不尽一致(如《银饰》、《情爱大变奏》、《灰窑地》等)。争鸣的气氛非常友好,但论点却是针锋相对。

本着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选》,将近年来发表在全国级报刊上并引起争鸣和社会关注的情爱文学作品,择其水平较高者,选录进来。虽然难免有遗珠之憾,但选录的标准却是宁缺勿滥的。

编者

目 录

1	天狗	贾平凹
51	危险的十八岁	金 石 戈 克
94	离婚	南 台
127	伴你到黎明	张 欣
191	绿水长流	池 莉
244	红鞋	唐 栋
319	凸凹	述 平
391	泸沽湖的诱惑	松 鹰

CONTENTS

Celestial Dog	<i>Jia Pingwa</i>	1
Dangerous Age of Eighteen	<i>Jin Shi and Ge Guang</i>	51
Divorce	<i>Nan Tai</i>	94
Your Company at Dawn	<i>Zhang Xin</i>	127
Water Flows Forever	<i>Chi Li</i>	191
Red Shoes	<i>Tang Dong</i>	244
High and Low	<i>Shu Ping</i>	319
Appeal of Lugu Lake	<i>Song Ying</i>	391

天 狗

贾平凹

井

如果要做旅行家，什么茶饭皆能下咽，什么店铺皆能睡卧，又不怕蛇，不怕狼，有冒险的勇敢，可以沿丹江往东南，走四天，去看一处不规不则的堡子，了解堡子里一些不伦不类的人物，那趣味儿绝不会比游览任何名山胜地来得平淡。

《旅行指南》上常写，某某地“美丽富饶”。其实这是骗局，虽然动机良善可人，这一路的经验是，该词儿不能连缀在一起：美丽的地方，并不如何富饶，富饶的地方，又不见得怎么美丽，而美丽和富饶皆见之平平的，倒是最普遍的也是最真实可信的。这堡子的情形便是如此。

之所以称作堡不称作村，是因为早年这一带土匪多，为避祸乱，孤零零雄踞在江边的土疙瘩塬上，人事沧桑，古堡围墙早就废了，堡门洞边的荒草里仅留有一碑，字迹斑驳，暮色里夕阳照

着，看得清是“万夫莫开”四字，居家为二百余户，皆秦地祖籍，众宗广族却遗憾没有一个寺庙祠堂，虽然仍有一条街，商业经营乏于传统，故不逢集，一早一晚安安静静，倘有狗吠，则声巨如豹。堡子后是贯通东西的官道，现改作由省城去县城的公路，车辆有时在此停留，有时又不停留，权力完全由司机的一时兴致决定。

路北半里为虎山，无虎，石头嶙峋。石头又不是能燃烧的煤，所以梢林全砍了作炭作柴，连树根也刨出来劈了，在冬天长夜里的火塘中燃烧。生生死死枯枯荣荣的是一种黄麦管的草，窝藏野兔，飞溅蚂蚱。七月的黄昏孩子们去捕捉，狼常会支着身子坐在某一处，样子极尽温柔，以为是狗，“哟，哟，哟”作唤狗的招呼，它就趋步而来；若立即看见那扫帚一般大的拖地长尾，喊一声“是狼！”这野兽一经识破，即撒腿逃去。

丹江依堡子南壁下哗哗地流，说来似乎荒唐，守着江，吃水却很艰难。挑水要从堡门洞处直下三百七十二个台阶，再走半里地的河滩。故一到落雨季节，家家屋檐下要摆木桶，瓷盆，叮叮当当，沉淀了清的人喝，浊的喂牛。于是这二年兴起打井，至少十丈深，多则三十丈。有井的人家辘轳吱吱扭扭搅动，没井的人家听着心里就空空地慌。

有井的都是富裕户，富裕的都是手艺人，或者木匠，或者石匠，本来人和人差异是不大的，所以他们说不上是聪慧，也不能说是蠢笨，一切见之平平的堡子既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经济，又没有财源茂盛通达四海的副业可做，身怀薄艺倒是个发家致富之道。打井，成了新兴的手艺人阶层的标志，是利市，是显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打井的李正由此应运，数年光景，竟成就了专有的手艺，为别人的富裕劳作而带来了自己的富裕，并把式日渐口大气粗，视自己的手艺如命符。又曾几何，故作高深，弥布神秘，宣布水井

三不打：不请阴阳先生察看方位者不打；不是黄道吉日不打；茶饭不好，工钱低贱，小瞧打井把式的不打，俨然是受命于天，降恩泽世的真人一般神圣。

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羨的，眼见着他打井如挖金窖，好多父母提了四色重礼，领着孩子拜师为徒，这把式，却断然拒绝。

“这饭不是什么人都可吃的！”

“孩子是笨，可下苦好。”

“这仅仅是下苦的事吗？”

把式说这话，拜师者就噎住了，再要乞求，把式就说一句“我家是有个五兴的”作结，五兴是把式的独子，现在还在上中学，那意思很明白，手艺是不外传的。

把式的女人看不惯把式这样不讲情面，男人可以在外一意孤行，女人则是屋里人，三百六十五天要和街坊邻居打交道，想得就周全，担心这家人缘会倒，每日用软言软语劝丈夫，也不同意五兴废了课业来“子袭父职”。劝说多了，把式就收了天狗作徒，但有言在先：只仅仅作下苦帮手，四六分钱，技术是不授的。

天狗是穷途末路之人，三十六岁，赚不来钱娶妻成家，拜人为师，自然言听计从。此角色白脸，发际高而额角饱满，平日无所事事，无人管束，就养有逮兔、钓鱼、玩蚂蚱的嗜好，天生的不该是农民的长相和德性，偏就作了万事不如人的农民。

六月初六，不翻历书也是个好日子，师徒二人往堡子东头胡家打井，头天晚上，女人就点了一支蜡烛在中堂，蜡烛燃尽，突又绣出一个小小的烛花胎柄，心里兴奋，清早送师徒出门，却又放心不下，叮咛一番，说话间，眼泪就扑簌簌流出来了。

天狗看见师娘落泪，心里就怦然作跳，默念这是一尊菩萨。三十六年来他虽是童男身子，什么事理心上却也知道，明白这女人的眼泪一半为丈夫洒的，一半却是为他。师娘待他总是认作没有成人的人、一只小狗。他就圆满着师娘的看法，偏也就装出一脸

混混沌沌天地不醒的憨相。

果然师娘说：“天狗，你是‘门坎年’呢……”

没事的，天狗说他腰里系有红裤带，百事无忌。“师傅是福人，跟了他天地神鬼不撞的。”

在胡家，师徒坐在土漆过的八仙桌边，主人立即捧上茗茶，两人适意品尝，院子里的气氛就庄严起来。一位着黄袍的阴阳师，头戴纸帽，手端罗盘，双脚并着蹦跳，样子十分滑稽。天狗想笑，看见师傅却一脸正经，笑声就化作痰吐出来。阴阳师定了方位，便口噙清水，“噗地喷上柳叶刀刃，闭目念起“敕水咒”来。咒很长，主人在咒语的声乐里洒奠土地神位，师傅就直着身子过去，阴阳师问：“有水没有？”师傅答：“有了水。”再问一句：“什么水？”师傅答：“长江水。”哐地一声，师傅的镢头在灰撒的十字线上挖出一坑。天狗寻思，堡子就在江边，什么地方挖不出水？！心里直想笑。

以十字灰线画出直径二尺的圆圈，挖出半人深，这叫起井，不能大，不能小，圆中见手艺，由师傅完成。完成了，师傅跳上来在躺椅上平身，喝茶吸烟，天狗就下去按师傅的尺码掘进，天狗手脚长，收缩得弓弓的，握一柄小镢，活动的余地太小，成百成千次用力使镢，很不得劲，是一项窝囊的劳作。越往深去，人越失去自由，像一只以土为丝的蚕，慢慢要将自身裹住气绝作蛹。下深到三五丈，世界为之黑暗，点一盏煤油灯，在井壁窝里，天狗的眼睛渐渐变成了猫的眼睛，瞳孔扩大，发绿的光色，后来就全凭感觉活着。

洞上的院子里，许多四邻的人看打井，把式交识的人广，就十分忙，忙着喝茶吃烟；忙着讲地里的粮食收得够吃，要感激风调雨顺，感激现今政府的现今政策；忙着论说水井的好处，哪个木匠的井是十五丈，哪个石匠的井是二十丈，滚珠轱辘，钢丝井绳；忙着和妇女说趣话，逗一位小妇人怀里的婴儿，夸道婴儿的

脸白目亮，博取小妇人的欢悦。总之，有天狗这个出苦力的徒弟，师傅的工作除过起井和收井的技术活外，井台上他是有极过剩的时间和热情来放纵得意的。

天狗在井洞里作死囚的生活，耳朵失去了用处，嘴巴失去了用处，为了不使自己变得麻木，脑子里便作各种虫鸟鸣叫的幻觉来享受。虫鸟给他唱着生命的歌，欢乐的歌，天狗才不感到寂寞和孤独。企望着师傅在井口唤他，上边的却并不体谅下边的，只是在井口忙着得意的营生。师傅待天狗不苟言笑，用得苦，天狗少不得骂师傅一句“魔王”。停下来歇歇，看头顶是一个亮亮的圆片，太阳强烈的时分，光在四射，乍长乍短，有一柱直垂下来，细得像一根井绳，天狗看见许多细微的东西在那“绳”里活泼泼地飞。他真想抓着这“绳”也飞上去，天狗突然逮到了一种声音，就从地穴里叫道：

“五兴，五兴！”

五兴是从县城中学回来的。学校里要举办游泳比赛。这小子浮水好，却没有游泳裤衩，赶回来向爹讨要。打井的把式却将他骂了一顿，说要水还穿什么裤子，真是会想着法子花钱！“念不进书就回来打井挣钱！”五兴在娘面前可以逞能，单单怕爹。当下不作声，蹲在一边嚶嚶地哭。

天狗的声沉沉地从井洞里出来，把式就吼一声：“尿水子再流？！”自个下井去换徒弟，又嚷道井筒子不直。

天狗从井洞里出来，像一只四脚兽，一个丑八怪，一个从地狱里提审出的黑鬼。五兴一见他的样子，眼泪挂在腮上就笑了。

“五兴，你作什么哭，你是男子汉哩！”

“我爹不给我买裤衩，要我停学回来打井。”

“你爹是说气话呢。”

“爹说啥就是啥，他说过几次了。你给我爹说说，天狗哥。”

“叫我什么，我是你叔哩！”

五兴很别扭地叫了一声“天狗叔”。

大娃头满足地笑了，一抬头看见矮墙头的葫芦架上，跳上来一只绿翼蝈蝈，鼓动着触器嘶嘶地叫，把式的儿子也是顽皮伙里的领袖，抓逗蚂蚱、蝈蝈之类的班头，当下破涕为笑，回家向娘告老子的状去了。

师傅又爬出井，天狗又换下去。后来井口上就安了轱辘吊土。土是潮潮的，有着酸臭的汗味。天黑时分拉上一筐来，里面不是土，是天狗坐在筐里，一出来就闭上了眼睛，大口吸着空气，赤赤的前胸陷进一个大坑，肋条历历可数。

一口井打过三天，师傅照样多在井上，而徒弟多在井下。师傅照样是忙，多了一层骂老婆和儿子的话，骂到难听处，胡家的媳妇说：“让儿子念书到底是正事，韩玄子家两个儿子都写一笔好字，在县上干国家事哩。”把式说：“念书也和这打井一样，好事是好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即使书念成了，有了国家事干，那三个月的工资倒没有一个井钱多哩。”胡家媳妇说：“那是长远事呀！”把式再说：“有了手艺，还不是一辈子吃喝？！”说完就嘿嘿地笑，奚落那媳妇看不清当今社会的形势和堡子的实际。

胡家的媳妇以和为贵，也不去论曲直是非，收拾好了井台，打出一桶清亮亮的水喝了半瓢，把一百二十元的工钱交给了李正。回转身看天狗，天狗却早走了。天狗听说五兴还没到学校去，就惦记着家里那几笼红脊背的蝈蝈，要拿给五兴显夸。

天狗的家门朝西，晚霞正照射在墙檐上。编织得玲珑精巧的六个蝈蝈笼——四个是竹篾的，两个是麦杆的——一起在黄昏的烦嚣里嘶鸣。天狗喜欢这类小生命，也精于饲养，没学打井之前，他干完地里活就在家闲得无事，口也寡淡，耳也寡淡，这蝈蝈之声就启示着他自得其乐的独身生活观念。如今打井归来，舒展展地在炕上伸一个硬挺，听一曲自然界的生命之音，便深感到很受活，这实在有诗的味道，可惜天狗文化太浅，并不知道诗为世

间何物。

不用找，五兴倒寻上门了。这小子学习上不长进，玩起来倒会折腾，看见六笼里的蝈蝈唱六部散曲，心热眼馋，竟将所有的蝈蝈集中到一个竹笼里，欣赏动物界的联合演出，果然热闹非凡，声响比先前大了几倍。

“天狗叔，”徒弟的徒弟说，“这么多蝈蝈，你能说清哪一只只是母的吗？”

天狗说：“能的。”

“是哪一只？”

“你去取个镜子放在那里，跳上镜面的就是母的，其余的就是公的。”

五兴乐得直叫。这时节，就听得堡子的南头有人喊“五兴”，五兴才记起要执行的任务，说：“天狗叔，我娘是让我来叫你吃饭的。”天狗说：“你个耍嘴的猴精，你娘哪里是在喊我？”五兴就急了，发咒说：“谁哄你叫上不成学！”天狗就换了衣服后跟着去了。

到了师傅的门口，那女人果然一见儿子就骂：“牛吃草让羊去撵，羊也就不回来了？！”

天狗说：“五兴就迷我那蝈蝈。”

女人拿指头点天狗的圆额角，说：“你什么时候才活大呀，三十六的人了，跟娃娃伙玩那个！”

天狗在这女人面前，体会最深的是“骂是爱”三个字，自拜师在这家门下，关系一熟，就放肆，但这种放肆全在心上，表现出来却是温顺得如只猫儿，用手一扑索就四蹄儿卧倒。也似乎甘愿做她的孩子，有几分撒娇和腼腆，其实他比这菩萨仅仅少三岁，当下心里说：“你怎么不给我物色一个呢，有了女人我就会长大了。”

饭桌上，师傅吃得狼吞虎咽。这把式是硬汉子，在妻子、徒弟面前自尊自大，一边剥脱了上衣很响地嚼着菜，一边将桌上的

两沓钱，一沓推给天狗，一沓推给女人，说：“给，把这收下！”口气漫不经心，眉眼里却充满了了不起的神气。女人就把钱捏在手里。五兴给娘说：“这么多钱，给我买个游泳裤吧。”做老子的就瞪了眼：“算了算了，指望你还成龙变凤，你瞧瞧，天狗跟我三天，四十八元钱也就到手了。”女人叹了一口气，给儿子拨了一些菜，打发到院子里去吃。

天狗觉得没意思，饭也吃着不香，虚汗湿了满脸。女人让天狗把衫子脱了，天狗不肯，女人说：“这么热的天，是捂蛆呀？”硬要他脱下不可。

做丈夫的生了气，说：“你这个人才怪！不脱就不脱，哪儿有你这样的人！”说罢也不看天狗。

女人尴尬，天狗更尴尬，三个人默默吃了一阵。女人直担心天狗要放下碗，就把菜往天狗的碗里拨，天狗忙着起身说吃好了，和师傅说话。

“师傅，堡子南头来顺家的井几时去打呀？”

“人家没口信。”

“我夜里去问问。”

“罢了，他找上门再说。你回去，到时我来叫你。”

天狗起身要走了，女人送到院门口，说：“早早歇着。”天狗说：“嗯”。女人又说：“没事了，就过来坐。”天狗还是“嗯”。走出很远回头一看，女人还站在门口。

天狗回到家里，夜里没有睡稳，无论如何，他是很感激这一家人的。师傅给了他赚钱的出路，师傅的女人又给了他体贴。对于一个健全的男人，天狗不免常会想着世上女人的好处，但一切皆飘渺，是怎么个好，好到如何程度，他缺少活生生的感受。到现在，天狗急切需要一个女人在他身边了，虽然他已经过了生理最容易冲动的饥饿年龄。

人一旦被精神所驱使，就忘却饥饿，忘却寒暑，忘却疲劳和

瞌睡。这时的天狗就达到了这种境界。他的心、脑、血液和四肢都不肯安静，就从屋里走出来，提了他的蝓蝓笼子，走到街上，要作一种悠闲也是无聊的夜游。

街上站着许多人，清一色的妇女。妇女是这个堡子最辛劳的人，往往在服侍了男人和孩子睡眠之后，她们还要纺织浆洗，收拾柴火，或者去江边挑水，但现在好多人家有了井水，用不着再去挑水，这些妇女手里又没有什么活计，却都拿了擀面杖往堡下的江边去。天狗猛然明醒了什么，拉住一个妇女问道：“要月蚀了吗？”

回答是肯定的：“可不，天狗要吞了月亮！”

“天狗吞月”，这在当今城镇里的人眼里，只不过是平淡无奇的天文现象，这堡子里的人也多少知晓。但是，传统的民间活动，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象征的仪式，这一现象并未失去神秘的色彩，从上古时候起，堡子里的人都认为天狗吞掉了月亮，出门在外的人就会遭到不吉。于是妇女们就要在月亮快被吞掉之时，以擀面杖去江水里搅动，唱一种歌子，一直到月亮的复出，如今堡子里的男人已不再为躲债而背井离乡，也不再逃匪乱远走高飞，但手艺人皆纷纷出去挣钱，家里的女人照例很注重这一天晚上活动。

天狗看见了几乎所有手艺人女人。

“师娘也在这人群中吗？”天狗想着，看着妇女们走下堡子门洞，三百七十二个台阶上人影憧憧，天狗分辨不出。

门洞上的墙垣废了，荒草里有一块条青石，天狗在上面坐下。三十六年前，堡子里一个男人出外逃丁，九月十二日夜正逢着今夜一样的月蚀，堡子里的活寡女人都去江边祈祷，那逃丁去了的妻子才到江边，肚子就剧疼，在沙滩上产下一个婴儿，这婴儿，就是现在的天狗，爹娘死后，差不多已经有了好多次月蚀出现，天狗每看着女人的举动，只觉得好笑。今夜里，手艺人女人们又